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三

明 胡直 撰

行狀

念菴先生行狀

於乎念菴先生逝凡三雨露矣其孤世光以嘉靖乙丑七月十五日卜葬近里同江赤石潭之原又一年世光偕其戚曾于野同亨門人王暹曾乾亨羅徵竹等編纂

其遺事以書抵西川告同門生直屬為先生行狀同門茶陵劉應峰同邑王託歐陽昌繼以書曰是學術所係不可不勉直念先生逝之先三月尚無恙而移緘曰朝聞夕死喜為近之語若為永訣者直讀之衋然遽求東歸乃先生竟棄去未能啓手足侍含襚摧心裂肝茹恨終天蓋非獨侗淺不足發先生淵蘊誠亦有不忍言焉第舍是則無為既厥衷矣直可已乎昔歲乙卯聞先生僑寓楚山廢書塊坐三月恍然大覺貽書及友人道林

蔣公信大畧言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内外可指動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一身乃其發竅非形迹能限是故縱吾之目天地不能滿吾視傾吾之耳天地不能出吾聽瞑吾之心天地不能逃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四海遠矣其疾痛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是故感於親而親吾無分於親也有分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仁吾無分於民也有分吾與民斯不仁矣其感於物亦然是乃得

之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盡已之性則亦盡人物之性故爲天地立心萬物立命往聖繼絶學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特自知不以語諸人第謂此萬物一體舊説未有省也又嘗貽其門人尹𤁗亦云且曰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寔此爲胚胎又曰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直時寓都中奉讀二書懱然嘆曰

大哉淵乎何幸堯舜以來正脉逮茲釐淺此非先生言
程陸二子寔言之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
非已也又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陸子曰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事吾分内事即
宇宙内事非二子言孔子子思孟子寔言之孔子曰天
下歸仁子思曰上下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孔子
子思孟子言堯舜禹稷伊尹之心寔見之堯舜始以天
下得人為憂終以天下與人為悅禹稷饑溺由已三過

不入伊尹恥君不堯舜若撻諸市一夫不獲引為己辜此數聖人者豈皆好為其大者哉又非獨數聖人之心吾人之心實有之於乎自堯舜孔孟後乃得周程數子自周程數子後得陽明公當陽明公之始倡斯道及門得者誠有人矣其後漸涉異同令之語萬物一體者尤夥詰其所以則唯泥于西銘同理氣之説而不知天地民物之本出吾心也至數十年後私淑而自得者則惟先生一人而已雖然茍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其必有

凝之者矣按先生羅氏諱洪先字達夫既長讀書至克念作聖遂自號念菴居士其先由豫章徙廬陵唐懿宗時諱蔚者居戢村至十四世孫志大婚吉水谷村李氏始居谷村之橙溪遂為吉水人志大孫珙入國初舉茂材為仁和縣丞貶交趾子朋壽夭無子以姪昌壽子慶同後之慶同者即先生所傳善菴府君大度輕財者是也是為先生高祖生曾祖良貢補廣海衛經歷生祖玉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配周氏贈宜人生𩀌

泉公諱循字遵善公附籍陜之白河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為人慷慨質厚初署武選首罷劉瑾爪牙凡二十八人尚書王敞至膝行瑾前祈免懟公持益堅尚書宼莫奪陜中同年李憲羽翼瑾得通政導公公却之瑾敗憲擯故黨縮匿公獨載酒郊别憲伏地哭曰公古人古人兩守劇郡咸以廉惠著稱公配谷村李長史公某女封宜人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子時生先生誕降之期適雙泉公自白河挈家起復寓京師復除工

曹理呂梁洪遂以命名先生神頴殊絶身不踰中人方面秀眉脩髯揩膚吐音鏗然目無游睇自童端重不為嬉弄才五歲夢至通衢紅樓夾映百貨沓集市人肩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告李宜人聞者知非埃壒人也八歲屬對語奇長史公驚曰汝當為大丈夫九歲始就塾師三年授尚書竊讀古文遂喜為古文辭慨然慕羅一峰之為人方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之遂卑視

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譙讓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先生奔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脫穎見篇章閒同舍生益驚避之年十九始就試補邑庠弟子員二十二舉於鄉時雙泉公偶感疾遂輟會試侍疾適里中谷平李公中家食乃偕王魯直椇周欽之子恭師事之公端嚴有守學以闢邪為訓語具先生所著谷平公傳年二十五赴會試明年舉南宮比廷試世皇帝親閱奉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

進士及第第一人官翰林院脩撰先生方聞報無矜喜色心怦怦念雙泉公不置次年正月遂請告南歸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愈乃謁谷平公浙邸訂其舊學方病時有爪州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同年項甌東某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謁求解已峻拒之矣而項聞之微以意嘗先生先生辭益厲項嘆服遂定交爲深分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人之有同年饒比部録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矣爲之憮然是後二年先生侍雙

泉公于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容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無不忻忻從事又明年壬辰有詔嚴諸告者過期公趣之行至京補原職時南野歐陽公德令元相存齋徐公偕共事館中先生每過從論學歸輙綴記久之遂載帙矣次年二月克經筵官躬展御書三月陪祀孔廟聽講彞倫堂俱錫宴五月忽夢别與泉公伏地哭大慟悲極而醒淚零枕席心掉不能出户日未晡而公訃音至矣先生痛欲絶奔歸至楊子江舟

人難之先生曰吾不得見父奚用身為疾驅抵家即喪
次三年唲哀不入室蔬食水飲葬祭以禮常携二弟壽
先居先出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友來會頗衆同邑羅
公僑貽書諷居喪講學非宜先生復書畧云春來以弱
體多疾因處舍旁之玉虛觀蓋亦竊居廬之意而便静
養之功求免於辱喪焉耳而周子欽之聚友切磋某亦
或側坐聞其緒論其會則諸長者主之某不欲避嫌引
去蓋主於求益固非敢以開講為也若夫開講者以身

淑人而非淑諸人者也是樂育者之責而非哀疚者之有事也昔者東萊呂子行之矣象山責之以為非禮夫以儼然衰服而乃納贄帛擁臯比則何異於墨衰即政非惟禮之弗宜顧精力有限亦恐有所弗暇也服既闋之二年李宜人病痺先生廢寢食躬飲饍藥必手烹溲必親覘衣不解帶者數月諸婦請代宜人不許曰出吾兒躬親者吾饗之安居喪痛慕執禮彌殷一日讀楞嚴經得返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

覩其顔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殆哉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求孔孟正脉必繇濂溪之無欲遡而上之居常與同郡東廓鄒公守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次年遷厝雙泉公李宜人于廬陵之盤龍山己亥推補宮寮改左春坊贊善赴名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溪畿極論無欲之旨至維揚趨會心齋王公艮咸相質辨心齋一見期以孔子大成作歌贈焉先生登舟感切著冬遊記又為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

身如不仁形神皆不真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
百年内二義無跡親讀者咸為感奮踰歲抵京入春坊
進講與其友唐荆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荆川每
語先生之學輙傾誠嘆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
邀先生出遊屬其内子謁曾夫人閴室中一無有乃曰
羅君内外皭然若此繇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
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時東宫未定朝
儀浸闕有它異先生乃與二公各上疏請預定東宫朝

儀已而忤旨謫為民先生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日書字萬餘咸寓運甓意既歸二年二弟請析居先生盡推先世田宅咸令主焉乃于舍外別建一宅居之題云芸館先生自歸田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咸裁以義世局時格秋毫靡狥人不敢干以私嘗曰此吾當然非為免毀譽而為之者素憫通邑多虛粮乃貽書上官力請丈量其廣阡陌者至為毀言撼阻先生曰病民孰踰此乎毀何

可恤復為書促郡縣竟成之時郡中東廓南野二公及雙江聶公豹咸家食又有彭石屋簪劉獅泉邦采先生每特往訪會者至數百人先生性撝謙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為之潛消一時薦紳青衿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辭之末者矣仲弟壽先病返家視藥既卒哀楚累月寢食失常其友愛篤至如此久之遊衡岳門人尹轍王託劉天健從為文盟告岳神及白沙先生祠語載集中山絕嶺為祝融峰峰下為會

仙橋橋外石可二尺側出懸不測人無至者先生躡足而登放歌而坐徘徊乃返過觀音岩有僧楚石者不出岩八年矣至是迎見且曰吾嘗受異僧外丹無足傳者今以授公先生曰吾道自足寧須此乎拒而不受丙午季弟居先如南雍送至金陵過毘陵訪荊川夜語契心相對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遂達旦不寐時先生與荊川皆以重名為海内宗依所至聚觀望之若仙然荊川自以慱大不如先生雅曰念菴之學平正而海内士亦

以是定二公所諳云十月闢石蓮洞洞故虎穴荊莽翁欝不知年矣先生異之遂加攘剔闢其中容可百餘人遠望類蓮花故名先生自是多洞居錢緒山德洪偕龍溪邀會如青原士友同聲至者百數十人先生多告以去欲除根之方訂約擇龍虎山中為江浙會所先生遂預赴龍虎之僊岩過冲玄觀登愛山樓意甚悦之遲諸君子未至為書壁歸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問者曰到此能無續斷乎先生哂曰今固去了又

在也邑令王西石之詰以先生聚講無所遂脩玄潭之雪浪閣既成集士友大會西石自是日津津嚮學矣先是吉水兊米貯縣倉納户市米褀穀沙移運水次展轉多費運户買補類破産先生惻焉乃言邑令李鄉人建倉同江水次納户就辦貯倉遂免前患已而五鄉咸因取法至今利之庚戌閬虜逼都城先生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不起于時友人有以仙學招者先生寓書拒之始先生謂儒者之學在經世而無欲為本夫唯

無欲然後用之經世者智精而力鉅自後儒失傳盡主多識本末倒易久矣天地之運不息必有所寓以顯其神失此得彼不得不旁落釋老之徒若儒者能不自惑于本末之故取其所長以相激發比諸陶漁蒭蕘則周程大儒固有之矣故雅于二氏徒侶未嘗盡絕然不知者輒以相詬至是寓書謝之然後知先生毅然一出于正非衆人能測識也先生又以晚宋號理學者無慮數十家其書連數千百卷往往轇於理氣動靜之分漫衍

贅複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目眩亦孔氏一厄也至近時傳良知之學者又多失本指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罔致知之功一間用功語輒生訑訝過在於任心流行而不復辨欲遂於聖賢所指凝聚兢業之功盡與掃除其弊將哆於晚宋支離之失使陽明公復生當為攢眉故其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子無欲故静易繫寂然不動之語以為能静寂乃為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為主静而歸寂異時

答郭平川應奎書其畧曰陽明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為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未及反覆而言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為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其全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

之意可見矣陽明公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又曰思慮知覺與良知不可混良知者能發思慮知覺而不雜於思慮知覺者也繼又作良知辨讀者謂先生語良知葢盡發陽明公之本旨數年先生簡出久之出晤荆川於康郎山訪周訥溪怡于九峰庵既歸習静天王寺癸丑先生年五十矣徙居陽田是秋遊玉笥山登九仙臺明年趙大洲公貞吉期會天池乃偕友人赴之至九江大洲公行矣遂展謁濂溪

先生墓為書三碑托九江守吏之于是龍溪適候先生會海天遂同舟西歸謂龍溪曰往年見談學者皆謂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為主於中者乎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

可也龍溪曰近自覺何如先生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盖當時之為收攝保聚偏矣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求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待感有時盖久而疑之夫人心一而已矣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龍溪曰今於感中寂得否

先生喜曰切問也豈曰能之収攝保聚焉耳矣雖然其或免於適越而北轅矣乎返舟會玄潭龍溪再問先生以工夫不撓心為言已而龍溪曰何以贈我先生曰陽明先生之為聖學無疑矣惜也速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又曰公等諸人其與往來甚密其受煆煉最久其得證悶最明令年已過矣猶未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矣復何諉哉四方傳者以為使陽明先生復生不易斯語非曾

諷龍溪也乙卯春先生將西遊白河舊廬留滯楚之旅舍時王龍溪至自浙遂共避暑山中先生居數月静久大覺即所貽蔣道林書自叙渾成一片者是也盖先生自丁酉後凡數悟然不能無少疑至是洞然徹矣尋病作不果白河之行至九月返舍而曾夫人卒先一旬矣踰年贑江水泛陽田居漂没因假借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先生自登第後臺省建坊咸力辭則又餽坊價多至百餘金先生悉卻之然有司仍帑藏積凡數千金撫臺

鍾陽馬公某知先生家故窶又以水廢擻理前金將併致然已入墨吏私囊久矣先生懼為官屬累也致書馬公以悉領為辭事遂得寢聞者莫不嘆服學憲王敬所宗沐來問學又率邑令各致助少宰尹洞山公臺咸為分俸先生用搆正學堂于洞南曰吾以此集四方士則拜惠多矣戊午正月荆川邀會齊雲岩是時荆川以兵事起欲與先生共訂出山先生辭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其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

出荆川意乃寢次年先生復徙居於令松原顔其堂曰體仁尋著聚丁記先是吉水籍多虚丁漫至九萬派差負苦先生力言當道覈其數爲七萬一邑稱便時元相嚴公既推轂荆川公矣乃又致恵問自京師以出處嘗先生先生答書願畢志林壑辭婉而厲嚴公嘆曰是乃真不要官爵者入冬以病謝客屏居止止所中不復窺户蓋先生自大覺後其語學者多言知止又曰欽厥止安女止此舜湯語學次第故扁其室曰止止所又製爲

半榻越冬春多嘿坐榻間自是心每前知凡鄉邑事巨細咸先得絕未嘗露一日有南昌儒生來乞書先生遣問其字未報已先知書之果然或問之曰是偶然不足道荆川訃至哭始下榻始先生雖在榻間然四方書問未嘗不應族戚交游之休虞與國事之然否鬧之未嘗不致意蓋嗒然玄嘿而物無不綜澹然無為而自無不為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雙江公書乃駁其専主寂靜又以佛氏之異吾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

入也其誤人易入者惟在幾微似是之間令後儒斷斷
闢佛其身已遺本逐物反以阻其歸矣乃又止攻其棄
倫遺物之大者則入之者曰是大者吾未有也彼方自
信其未有而不使之知幾微似是之辨則趨者弗已也
乃著異端論三篇專明似是之非斥釋氏精髓之弊語
詳集中葢先生自叙已自信不惑矣故其書問論議咸
為學者指迷決疑雖以考前聖不繆俟後聖不惑可也
時同水鄉鄉約成適春饑先生預擇士友密訪邑中窶

人移書郡縣請賑得穀數千石舟載就哺量地艤船刻期散給按覈差等貧者必濟商價因以沸騰一邑賴之六月閩廣寇流突吉地官兵失利先生貽書兩臺得右轄敬所公及叚都司提兵捍臨吉時先生依然室中而密畫贊佐居多同江一帶約令晝守鄉兵萬衆各相競勸軍容整飭聯數十舟上下警巡戒客舟毋得近岸賊莫得渡一境盡全次年邑當攢造先生念詭洒未絶乃戒同水鄉各都分置區域按畆出收擇士友公正者尸

之俾人得自盡一時稱平於是黃册道陳公就以册事敦請先生處分先生慨然身任終日應酬往來紛拏一室之中環席雜語傾心剖割雖瞽婦寠兒咸輸其情故宿弊頓除貧苦者歡若更生獨富室以其厲己也故為嘵嘵冀撓其事先生屹不為動曰吾此中若天然毁譽好醜咸無與焉夫安得撓適王龍溪來訪先生延之止止所信宿語别作松原志晤先生甞移書龍溪致規切至是復發其槩盖不欲盡也次年癸亥五月先生以觸

寒失治痰遂病健忘六月愈先是錢緒山來自浙以陽明先生年譜請校裁迨是編竣序之畧曰某嘗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少蹊徑免於沾塗視昔險道有異焉在它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它人宜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出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不為過幸彼其才力能特立而困猶夫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

兾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覺者顧其吺吺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為笑不知先生盖有大不得已者惻于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盖有密證殊資嘿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某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亦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待乎其人而年譜固其影也閱者知先生意所慨望深矣

是歲先生年六十乃預為書謝絶友姻觴祝惟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先生弗以病倦乃又於止止所後闢有斐亭于時杜偉自吳江周采自安成劉孟雷自廬陵曾乾亨羅徵竹即先生隣戚也咸先後稟學向往篤切及舊游諸君日聚褉亭中先生痛懲末世口耳其教先嘿識重躬行日以精神相蒸因材有造不事規條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故泛常視者若未嘗施教而稍知尋求者則皆克焉而各得其

得也每日環坐先生相對默然起立循闌吟哦上下或時浩歌從容指發一二語聞者莫不興起九月間復病痰右臂痛遂廢捉筆至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絕時亭中竹樹交蔭林鳥和鳴歌聲日夜不輟先生日凡三至雖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六月間郡推周少魯弘祖躬來請問先生親書冊以復章凡三其首曰凡與人解釋文義發揮道理此心甚是明白言說既畢此理無存如此只

是說話說話不濟事者有所倚故也不知何物與道相當次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守即無欲得此理洞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覔然不類末曰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來由人識取葢先生末年語學者既言知止又曰一念不漏曰幾先曰良知與物無對可謂淵矣然未嘗語其所得至是始發明一竅生生

無存無不存之實此豈偶然也哉先生久謝棄文字八月初門人鄢縣劉朝重穩乞其父合肥公墓表先生曰吾不文久矣重違朝重意竟為撰之又以子世光方省試親書白沙公一絶句走示之蓋絶筆也方與諸生訂四季會令先聚玄潭會畢詣亭就正初七感脾痛移頃止至十三日痰作翼日漸熾語家人曰吾明日行矣家長老問疾覩室中無長物曰甚矣空囊也答曰吾平生無所餘窮固自好吾子歸以是語之姪國光再問笑曰

死已矣復何説耶十五日中秋辰刻滃雲四起風雨交至震驚林木門人王託李希稷周㦸曽乾亨劉孟雷偕家族人環侍先生以意示欲起狀託等扶翼危坐先生正巾歛手端嘿如平日忽見精神若離連聲疾呼而先生長逝矣年六十有一時暴雨鳴簷天黯無光聚哭者充户雖山谷細民閭之㵱泣訃聞四方大夫士識與不識無不悼曰天喪斯文馳文告致奠賻者不遠數千里日踵于道邑諸生請於臺司祠列學宫之右門人設主

奉入主潭閤下邑令遂扁曰江陽書院方先生之歸田
也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弧考圖覯史其大若天文地
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
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
職皆吾事也至五十前後覩時事日非始絶意仕宦然
饑溺由己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不業業也當事者
倒薦特薦章罔虛歲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雖先
皇重于起廢臺臣有甘被廷杖而言不已者令天子即

位多名用舊臣天下士咨嗟嘆曰悲夫念菴先生不逮直於是盖又有重悲馬先生嘗言孟子之後學者本末倒易信哉然禮記者猶曰自中出生于心未嘗主理為外也宋儒繼出發憤啓明濂溪明道倬乎尚矣厥後取必在物為理之一語遂斷斷主理而外之其析若縷其爭若仇其多若九牛毛其極至鼠易孔氏之言破除明道之語以自果其說其求堯舜禹稷伊尹之心則衆跡以索其似其訓夫子之歸仁中庸之上下察孟子之萬

物備程子之莫非已咸專主于外索茍有曰是皆自中出生于心則必詆曰是何異二氏之以心法起滅天地山河大地之為妙明心中物也噫其左哉彼葢懲曰二氏之棄倫遺物咸有本心之失不知二氏之失非心之罪也令夫手主持足主行常也有惰者焉珍其手足不肯一舉而投是豈手足之罪哉心之體主明物察倫常也二氏珍其心不肯一用於倫物者彼葢有奪也令乃遂以罪心必曰理不生心可乎理之說昉易繫繫曰易

簡理得道之說昉虞舜舜曰道心惟微中庸語道曰率
性孟子語仁曰人心彼世儒不抹而置之則强解以附
其說譬之索形于影索音于響索日月于重淵伥伥終
其身道不與心謀學不與政通雖甚賢者亦皆蔽於彼
長而我長之為義訓詁者悅其似辭章者便其慱知謀
者假其跡語唐虞三代者不求其本而齊其末而帝王
之心政不可復希矣奚獨孔氏一厄已哉明興陳白沙
公學為知本天下反詆為禪後數十年陽明公作獨手

扶重陰掀揭白日身犯羣嘵號呼以挽天下之士其要在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閒則事物得其理而無不格矣是謂致知格物其旨與明物察倫雖數千載若出一語天下始疑為禪已而信之者衆及門之士翼而明之彰彰行矣其後有玩弄於知識縱任乎氣機馳騖于言説沉浮于老釋莫能實致其良知是蓋知求道于心而又莫知吾心之有天則此孔子所以裁狂簡也氣質之不美者益恣益遠其極至妨人病物疑阻天下

嚮往之心正先生所謂任心流行者之獘夫任心流行興離心言道者其為禍道埒焉斯又陽明公一厄也天佑我文先生中起蕪江陜之靈秀禀陰陽之正氣孝友通神明忠誠堅金石潔白寒氷霜凝重峻山岳葢自少然也比長閒學邁往仔肩退乎恭黙遯以入也確乎躬行以日履也湛乎感應之常寂而非虚也烱乎先幾之常復而非念也兢兢乎嚴細行之矜而非小也屬屬乎盡人物天地之性而非大也浩乎環轢于四方而非動

也寥乎屏坐于木榻而非靜也至于一切知見氣機言說以逮老釋似是之非咸不得參故讀中年移道林之書則知其大覺之後經綸為已分讀末歲告少魯之語則知真得之餘工夫不足言蓋自其生平用志不分竭才凝道已駸駸乎達天德入聖域若未見其止也矧窺其際乎爰自廿年以來天下尊慕師表奉其片言咸為取衷上自王公下迨畸士語天下真儒必曰先生故良知之訓先生與人同也至其不言而人莫不信不動而

人莫不從俾天下皎然知末學之非而堯舜孔孟之緒必在於是則自先生而定先生不得與人同也此豈能以聲音笑貌為哉易繫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曰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之先生才六十耳鄉使先生不大行得久存以極其所詣長為斯人指南又不知何如也今皆已矣此直所重悲也直少負不羈沉湎辭章既壯見以文辭先生勸歸身心乃北面而稟學焉當其時竊窺先生雖綜志聖功猶取二氏所長以

相激發如嚮所叙者是也至其擇人而教慎物而與又若近於可者與之之流及直出而仕就正四方年比四十始知所往既歸聞先生謦欬而覩諸其行事崇而能畀介而勿剿至周而無比至近而不褻譪乎達人倫日用之懿廓乎寡意必固我之私而醇然當天道人心之正最後讀異端論明辨幾微乃知先生之于二氏匪獨指瑕實乃攻堅其于彼之所長非拒之不動乃足乎此無待于彼是真不動也葢綽乎得堯舜孔孟之正脉二

氏烏得而比之生平敬老慈幼哀惸屬婦故人孤嫠在數千里外者必托全之有誦孝廉忠節事雖遠若自己出其見篇章未嘗不三致意雅誦程伯子盡分之語每書以示人意肫如也末年尤以成人材厚風俗為任尊賢容衆嘉善矜愚無論貴賤賢不肖接者無不醉心其教雖不事言說然㒒焉若撫嬰孩而不以已主若食貧子而復誘以生道凡被教者蕩乎如覩蒼旻恢乎如遊溟海穆乎如滌條風而飲甘露煥乎如就春陽而臨秋

水又如寠人見富人之樂取不呈乞金而返以鉛鉄雜物傾獻之者誠縻于虚而移于大也所謂樂取而與人爲善者先生又身有焉當直之歸而求正也先生輒指訶曰是子所謂目長而足短者自數年來安有稟質始蒙印可蓋嘗以本心天則爲請先生謂吾儒所以異二氏者正在是又復曰僕近於執事之學洞然無疑斯學其有賴乎方解官爲終身依歸而先生先期往矣同門相見哭曰先生晚年期子甚不尠子歸晚矣然懷有終

請憾不逮先生之存泰山頽矣江漢逺矣直將何所頼以不負終身此又直之所重悲也直舍是誠無以旣厥衷乃承同門之命勉為狀述粗若編年雖不遺煩碎而靡敢緣飾要令觀者知先生之學與年俱升庶可以得指歸之大都矣然先生不事言説而直之言若繁而縟何哉嗚呼直豈好言哉直亦有不得已焉俾後之君子誠以是得先生之指歸則直之千百言猶無言也惟有道仁人秉斯文之正麾者其必垂採擇焉先生娶曽夫

人太僕卿三符公某之女有賢德生子即世光克世其學娶萬安劉郎中現女側室某氏生奕光孫某某先生少喜爲文強年弗以屑意然四方謁文者屨常填門著作爲最富刻撫州南豐者漏且泛令吉水前令王君篆令令蘇君士潤謀輯全本分内外别三集方梓存邑中統凡若干卷

王拙逸先生行狀

直同邑友王有訓氏篤意聖人之學嘗先直事念菴先

生已而偕侍門墻切磨最親邇因拜其父拙逸先生創
瞻先生衣服容範知其有儒長者行又知有訓之沈脩
有自也而先生尤愛好直若相導所為蓋有若翁之誼
焉歲之己未十一月之十一日先生背棄又二年壬戌
有訓偕其兄寵條先生遺事貽書楚邱告曰不肖孤不
孝不天不即殞越將以其年其月日奉柩葬於某山其
向之原痛惟先君隱德懿行昭灼庭除然俾黷墨不顯
白於世則不肖孤辠厚矣謹啣哀茹痛摭其大都屬為

狀文以乞銘於有道仁人將茂著於方來某於先生事
誠習之矣曰篤倫曰急誼曰厚志此其三大者焉遂按
而狀之曰先生姓王氏名音字于振號拙逸世居邑城
西龍灣里晉大傅導之裔宋吉州刺史諱崇文由金陵
徙居泰和越數世諱以道稱元鉅儒語載省誌以道生
沂洪武三年被徵與諸王說書辭命歸沂生泰瓊州守
祀名宦由瓊州公而上三世俱以文端公貴累贈至光
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瓊州公子二伯諱

信字行敏號稼軒是為先生高祖治春秋有隱德楊文貞公擬薦以侍養辭仲即太保文端公也曾祖南坡府君諱仲祖木訥府君諱俊性孝慈好利濟人如奔嗜欲父培竹翁事祖母繼母以孝聞喜讀書其居身未嘗涉非義母清溪楊氏上舍崇明公之女慎脩孝道一如翁志先生自少奉翁教治周易年十六遊邑庠鋭志四方以翁早世遂輟舉子業偕伯兄春谷先生慇養母志務得其歡心母孀居雅念翁輒慟哭幾絶先生數長跪榻

下泣勸哭已乃起事無鉅細必請命行出告反面垂四十餘年不廢稍違即旬日不敢見嘗語其子曰子分曷繇盡如吾罪負萬矣言訖泣涕泗交橫下春谷先生繼逝之嗣先生命次子託後之誡曰吾兄種德弗食汝當仰承無爲兄辱汝也能子即吾也能弟矣故託惟兢兢服教不敢後以故伯嫂蕭孺人庶嫂易咸得以貞志終其身先生力也同舍生獨孤起凰者同先生硯席一日爲貴介子所死而匿之後七日索屍於沼出焉其母誤

誣先生與其從弟爲邑長令執爲抵死而釋先生先生曰兄弟同誣而我獨得釋忍乎乃赴訴監使者被萬苦不一回弟由是獲釋竟不死而家旣落矣先世喪弗能舉先生又身代營葬從兄玉湖先生明爲王氏宗子有賢行遺孤二先生撫之同所生二孤弗延先生又命諸子各抽產若干供祀事焉王氏祠祭田久多堙沒先生旣割己田若干畝增二祀之需又嘗經畫爲永永計此先生之篤倫其大者若此其細可知也里有繼母訟子

不孝其姑欲貸其子而反訴其母俱及先生為證先生乃為諭其母曰子之於汝猶汝之於姑也汝訟而毒其子姑欲汝貸得乎母遂悔釋其子今二十年無間然醫人陳道者貧且獨先生客舍養之俾之有室病亡為棺殮葬之已地歲令家人祀其墓有寠子林蘇者負先生子母錢莫能償將謀鬻其妻先生聞急還其券且導之生甲辰歲荒先生節已食以食至戚者又同從弟貞穆先生倡族人設粥濟活甚多終身迄無自德之意此先

生之急誼其大者若此其細可知也先生不妄言笑與人言輙出肺肝無有闗城至辯是非曲直雖豪貴弗避生平無突梯孺兒態居嘗偃仰一室披閲古圖畫為娯非素知與雖權家視若無縉紳學士識與不識咸以三代直道頌服邑長令高其行數以鄉飲禮賓請先生辭謝不往暮年其姻弟晴川劉公解詔獄歸先生獨相晨夕聆其論有會於心督子姪亟受學焉雅曰善不必求知分義當為名不可襲取造物最忌以是鞠躬砥行讓

冲佚命終其身盖孳孳焉此先生之厚志其大者若此其細可知也盖先生天性孝友寛厚無猜人謂有妻師徳之度貞穆先生素慎許可每自稱曰先生産不適中人而恤孤賑寡若飲食然非其心有契慕不可解者其能然乎直於先生亦云先生細行以直所覩聞不皇毛舉直故掇其大者著之篇以請於有道仁人倘無咈信也賜焉與之誌銘俾加諸堅石垂千億年則非獨為先生為先生子若孫慰其凡為士者勸且敦矣

通政武東楊公行狀

方嘉靖末㢡臣竊魁柄順指天下士平時爰書赫毓以示銓臣列某當内某外某上某下一日飛數楮若傳閨閤語雖太宰以下咸拱聽奉若畫一私竊恐後而一時幽明慶罰之樞盡歸私家于時予邑武東楊公以銓部郎適管選事柄家挾所為又憑鄉故關說彌繁要在必從公心厭薄之久之以其來楮擲地作色不可柄家遂因大啣忌者乘之進熟譖傷公竟落職左官閩之將樂

典史由是中外縉紳想望風采嘆曰是大浸將稽天乃有兹砥石何其特立也公之名遂燀布中外矣公既出一時當事者咸弭耳惕息爭先為役士大夫風習為之大變歲壬戌柄家既敗天下名流唯兾公一朝還朝與當塗上下共濟然公竟逡廵補外服稍遷至銀臺而病作矣未幾時公竟不起中外縉紳莫不痛曰是猶以巨艦出長河方未濟而折覆又何其失望也嗟乎此豈獨一邑一家之戚已哉公家居武山之東故號武東載鳴

名虛卿字也上世華陰人南唐虞部侍郎輅來居廬陵二世徙吉水至宋盛時曰允素始繇吉水徙泰和又十三世爲唫窻先生景行舉元進士官至翰林待制事載史傳又三世爲文貞公士竒大顯于世以文貞貴追贈唫窻而下及本生祖某某皆少師又再世爲太僕公昱乃公之曾大父也昱生霙霙生天柱公訓天柱公性嚴重有家範以貢補華亭學官遷岷府黎山王教授以公貴贈吏部員外郎娶七星劉先生女封太安人以正德

甲戌十月廿三日生公公生而方面戠言類文貞幼穎
敏殊常兒五歲就外傅靜重不為佻弄七歲業舉子至
九歲天柱公方試有司歸即以所試目試公公立就又
嘗為族人著勿齋賦咸有奇思天柱公誨曰汝大賢人
後當紹烈寧學近時士止科第著稱耶未幾著資聖録
一卷言治安事曰吾將執此以獻天柱公咲而火之曰
是非汝小子先務也歲戊子以童子就試邑侯及督學
使者皆首諸生補弟子員歲丁酉年踰冠令元相徐公

督學試吉安士得公定名虛位論大加賞異曰是能從韓文脫胎換骨者江西第一卷也文名益大振是歲舉省闈髙等戊戌第進士天柱公方教諭華亭先皇帝出幸豕天公得從例歸省如華亭時人榮之已亥補廣東潮州府推官公天性方稜既居官益砥礪操節曰非獨官箴盖吾有家聲焉廣中吏故有貼班銀曰助衙錢公至首罷免有鄉官自閩寄香茶公不啓封還之餽遺請托盡絶至刑名出入未嘗不睍睍焉措意也常曰推官

法吏法生殺人易耳一付吏人手鮮不為奸又或視上官指下上其手其謂法何故公於讞獄亭疑一主公正而行以詳慎文出躬裁吏人袖手供鈔鎮無能為弊穴者時公方盛年然稱敏練推第一云潮故有橋稅異時監者乾沒其間入恒寡公監未一月輒倍其入以是常蒙例外之旌在潮凡一歲再被薦踰年丁外艱聞喪即行每痛天柱公未面訣語輙涕泣免喪補登州府推官登海國嚚訟動連數百人當道聞公至則故知名也多

委艱大事公亦畢力自効不避怨瘁不數時庭無滯獄
囹圄遂空代廵𥂕公薦公有氷清玉潔鑑空衡平之語
時謂知言丁未行取補吏部稽勲司主事歴陞考功員
外郎滿考得贈封其父母先公以推官既請封矣至是
乙恩改封盖異典云公在部感激思報而當時士習事
體日乖公隱于心乃退自淬厲力謝餽謁昒爽入坐署
與敕家人鑰宅舍務絶賔親之請以獨行一志然遇賢
者未嘗不款接咨諏人材狠狠不自愢居部凡七稔始

晉掌銓事時公於人材臧否既考鏡瞭晰乃首擇其望而淹者拔若干人摘其圮而倖者抑若干人曹中吏多匿善缺市厚賄故應選士有數年不得出者選君末皇稽也公乃示應選者各呈報其鄉之缺官不踰月缺盡出公于三大選中按次除補無復壅滯歡聲為之載道往時外寮文憑付權貴家僮轉鬻各外省承差至必索厚利廡吏尤苦之公建白按季類付巡按御史分致其屬一時大便公管選凡五易月士論翕然顧獨與柄家

私心刺繆或為公危公不之撼也甲寅春行取天下官員有推官郭其者素善文公少嘗偕友人讀其文題之時在念至是因按其前考語最遂置取列而郭適以它事被參柄家遂摘此訾公而甘心之公既蒙譴過家起居太安人即赴將樂未一歲量移惠州推官道經嵢峽舟覆漂蕩五十里幸免于難方覆時公自檢考生平無欺君父傷人害物事可質天神決不當為死所既出未見有恇惑意捫髮幘猶故也識者異焉是夜宿野舍賦

詩自慰又著為嵢峽志謝城隍祭從人咸有文門人黄侍御緝刻以傳而公自序題曰困喻錄公之至惠州也當道不欲煩以吏事公因固請中丞王公乃從士民顧以惠志托公公殫精攄思凡五閲月書竣其有關郡邑利病兵賦善竊一篇之中反覆致意務為永鑑而隨事抒謨翼教衛道意肫如也學士文人傳誦謂足駕武功安陽二家矣未幾得名復為南吏部主事進考功郎中故事南考竣當陟卿寀公又以地望久次入也復因考

察貳於舊寮再出為四川僉事時論滋不平而公分廵
川西樹利剔蠹無幾微不堪之色時川有採木重役使
者鱗鱗載道日費千百公條布慎委手註出納隨時批
答事無少壅吏抱文書睨視莫敢出氣撫臺黄公代廵
郭公相與嘆曰是絶無觖望之氣者二公不以常數遇
薦皆重語亡何擢廣東督學副使公即毅然以復古道
正士風為任其造士先徳行後文藝首揭義利為諸士
辨别布行冠婚喪祭飲射儀則而亮節峻履又足以表

導之至文行品題明若觀火公若執衡士無敢譁潮令某者墨而苛公曰予奉璽書擊貪墨清化源是不可貸竟去之潮人至今樹石覺宫以志感頌廣大夫士謂自魏莊渠歐陽石江以來葢僅僅觀公云庚申夏轉福建叅政遭母喪奉柩歸諸有司各賻金帛悉峻拒之既出境無敢以絲髮獻者持喪必稽於禮參酌文貞公遺約不散帛不設葷舉樂為邑縉紳倡人咸服焉癸亥再免服入都僉議以公久淹當處京堂公慨然曰仕無崇卑

顧建樹何若耳令其免服再仕以時清行志有地庶不負所學以忝先臣何遽以崇秩相加豈謂其乘乏來也竟不能奪仍補河南參政時論愈高公謂公固難於權貴擠忌之日而尤難於廟堂推挽之辰公聞自若也公未至汴即有通政之擢海内志士聞者彈冠相慶而當軸益有意顯用之乃公竟不起以逝蓋癸亥年之十月四日也嗟乎此豈人也哉公天性篤倫誼奉太安人曲盡至情友其兄寒松公及弟能卿無不怡怡寒松先逝

撫遺孤尤厚遇天柱公故友雖下劣必侍坐出入四方
謹奉文貞公像以隨曰異日吾得見烈祖無靦面也嘗
經紀從叔給事公之喪與殯送侍御党公周邮其後士
林義之公詩逼杜文睥睨周漢晚浸瀰王蘇汪洋無涯
涘所著文集凡若干卷惠州志幾卷困喻錄一卷世多
傳誦生平憐才好善若出饑渴見人一語之工無不嗟
羡彌日或手自抄錄迄其身無倦意蓋公自圖史之外
無它嗜玩素不問家有無誨其子首上德誼薄埶利不

得口官勢吽囂鄉里又刻文貞公遺誡誡之家居未嘗一干有司其廉隅有人或難堪者蓋自守固嚴也嘗大書晚節二字于堂内蓋有意乎再出之業也顧竟已矣悲哉方疾革無一語及家唯力一書上元相徐公末言深負師門仰慚天地意未能相從報國此為憾耳踰時竟卒其令終如此先娶龍安人繼室蕭氏側室邢氏子二伯寅亨仲寅彌咸有逸才足紹公之世烈亨娶王氏太保文端公孫女彌娶尹氏宗伯洞山公女女二長適

尚寶丞陳公子文揚次未聘孫男三嘉脩嘉穀嘉祥女一人寅亨等奉公柩歸自京師以乙丑年十一月廿七日葬廬陵宣化鄉蔣演江邊艮山坤向稱吉兆云往公友邑中士有羅生㝵傅歐陽生昌皆不易才也而直雖不肖咸得相朝夕直少亦妄學古文詞公見輙奬賞不置口公既先達視直濩落棄學文一無成公又慨惜不置口令羅歐與公皆先後逝矣唯直病廢茍延亨弼以直公宿與也委狀公行直誼不可辭嘗考公晚年為惠

州學記其大畧曰今天下學者咸知談先王之道遵孔孟黜百家可謂盛矣而黌序之間三代之教末覩其科條之定於一而文辭之為藝者已失其故況於道德之實乎惟教不出於黌序故縉紳先生時發明其學以待術黨之士而博士諸生羣文義守成業不知究大道之原其稱有志者多為名高而鮮實以譁世疑民甚者相訾詆矣又安望其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哉其語學者之獘殊痛切蓋嘗讀而傷曰若公之言豈獨其文章節行

之都盛已哉惜也其背棄蚤世不得竟其所底於斯學也是故臨文爲之三嘆尤不能已云謹狀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六

四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四

明 胡直 撰

行狀

歐陽乾江先生行狀

嵗嘉靖壬寅歐陽文莊公方家食講學浩溪之上從者如雲予時方遂邏而公仲子乾江君先枉過若宿善遂得從君偕其族子昌介謁公門公不予凡教之若教君

昆弟也乃君遂友予而實昆弟之久之公甍子怦怦然獨與君期二三十年閒先後仕且迈方倚君相携共老以幾全歸乃一旦朝飛書而夕報寘遊矣嗚呼痛哉先是君寓京病脾萬歷壬申羅太夫人喪哀毀病復作甲戌八月已踰禫以未逮襄事固持小祥服夕侍靈輼晨起盥櫛拜奠如平時或與門人論學反覆而君内覺病乃作醫戒以明身病貴治未然然君雖為戒而自妻孥以下咸莫測病殷也十月十四日方平旦起坐與醫論

病狀屹然不少亂頃刻痰熾遂端拱瞑目長逰君庶幾焉得正而斃矣嗚呼豈不痛哉二孤宗符宗翰將以某年月日卜葬某山某向謂交容知深莫若予與萬安太僕鄉蕭公乃以行狀屬予將乞銘蕭公予雖不忍言而誼不可諉按君諱紹慶字幼承行二以家近横乾江上遂號乾江居士上世忠貞勲階見前相徐公所為文莊公碑誌中祖諱庸封奉直大夫六安州知州進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母蕭氏封太淑人

父諱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文莊母
金灘康氏封夫人以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三日生君于
栖隴陂埡上之第君生靈喆五齡入塾學端靜若成人
書過目成誦公歷官南北皆携行經山川古今事蹟咸
能領畧年十二讀昌黎原道篇公試問以農之家一而
食粟之家六君應聲對曰得非增老佛二家耶公大奇
之公在翰林寡僮奴君為應門適渭崖霍公過訪覩君
布衣革履儀度整暇目逆嘆曰此國器也翌日贈以大

學衍義即手之不釋未幾通其大義是歲戊子陽明先生訃至公製服設位率君兄弟哭奠君臨之未嘗不慼時君已知聲律作古體詩及初為舉子業皆有驚人語公乃屬令從雙溪曾公日治經義旁及外經史百家有餘力焉一日曾公試李斯學帝王之術論通篇罪荀卿不及斯惟結語乃逮斯曾公與公皆奇君不置公官南都凡八歲二親在衙舍君適成嘉禮時年十六亟倣呂東萊故事月中摩編尚書禮記二經註以便研閱公時

出郊寺講會君未嘗不從前相與化李公暨宣州貢州守亟畧沈爲議思畏凡一時名流咸欣慕願交焉時公結隣廣南湛公君一夕夢騎過湛公門邀留不肯下少旋瞻新敞第陽明先生坐大門三五門人侍遂下肅謁先生唉舉方寸印印君兩掌中又披襟印君心既覺後久之乃紀詩二十五韻以自勗丁酉君年二十一始自南都歸就試徐相國時督學異其文首選補邑庠繼三督學咸列首梓其文而晉江蔡公益奇君檄送白鹿洞

讀書邑侯竭齋王公尤重期許曰此必紹家學者壬寅
公外艱服闋偕永豐聶公安成鄒公吉水羅公出會九
邑同志君得聞所未聞退必劄記久遂盈帙方天下士
遊公門者日盛故樂昌鄧君仲質永豐宋大理卿望之
新喻張侍講仁伯萬安周方伯仲含蕭太僕子發安成
鄒方伯繼甫邑庠友曾思健暨楊給舍汝容曾中丞思
極其族子昌偕予先後受學與君相切磋咸稱莫逆暨
公復起南北成均君復與貢沈及永嘉王大參其南昌

余憲副餘姚楊正郎其暨諸名人訂學績文無少休至嘉靖壬子君始以易魁江省第二人時雖初薦而識者咸指目以碩儒稱矣是秋公内艱服闋起大宗伯君約予偕上春官并延禮思健為二子師益相砥奮斂退人不知大宗伯子也未幾公蒙召入直内廬君嚴閑私第河内鄭府假它封餽至百金君為痛拒疾火其書雖四方列餽一切為寢自是門無干請之私時公為穆皇帝請婚禁中激怒世皇帝故令議傳位禮公咸與君商而

後進凡公所為毗主衶國君與有力而世莫得知之甲寅春公遘疾君侍湯藥躬便溺器至廢寢食世皇日遣中使問疾君為代草上謝尋竟不起君哀毀至柴立比蒙恩護柩南還予方迓于丹陽君為述公調持世皇父子間及調二相國其間曲折非公有道弗能行非君莫贊也予於是又與君相痛哭盖曰天不憖遺乃公不得秉衡佐泰階耶君歸臺司檄搜公文乃夙夜編摩付梓以傳且曰此非獨為先公文為斯道也丙辰閩廣流冦

至君乃與仲父太僕及伯兄太守卜居邑城之東而邑大夫多折節造廬質問政俗凡關通邑利害有聞即言不及請託所報撫臺蔡公六事皆安民禦寇要畧辛酉寇至君倡各巨室捐芻粟酒脯餉兵樹防為力不細是冬君赴會試過山東之利國驛會值暴客掠其行槖盡君返止滕縣一寺舍杜門讀書蕭然弗為意翼日周方伯以入覲取道過訪覩君談笑自若因曰吾行也遽茲來也非為子之恐于虎口而有所喪也吾以覲子也今

子其可矣君方步月乃遂作月吟叙之曰吾始也有而忘其非吾有也已而知其非吾有而猶未知其信非吾有也逢茲纍容乃幸遇良師矣雖然吾滋惑矣吾故固存吾何所喪也始以為有者固惑茲以為失者益惑也是故君子廓如而與命為徒與物俱順時皓月在庭碧空如拭輙成短韻以復諗于周子噫觀茲言也而君之胸次若遨乎無物矣已而事聞于朝山東撫臣謝公致百金為助君固却之明年復下第乃返留京又結四方

名士三十餘人為文會而因以程學舟過湖口觸目風濤有艤舟候稅之艱遂惻然貽書觀察周公竟除其害戊辰君試累蹶會徐相國具題行吏部選下第舉人取有問學通國體者授試中書舍人入制勑房辦事仍聽會試於是合試諸下第士得四卷君與焉二三閣臣偉其文又喜其出君也既授職日讀書中秘時穆皇登極綸制日頒閣臣分屬各官而君獨倍君摛詞起草若不經意而莫不贍舉若勑諭誥達及獻俘樂章王文成公

復爵贈官制誥咸出君手徐公曰此固非歐陽君莫辦也或以金酧悉却不受少暇輒合館院臺省部寺諸同志數十人會靈濟宮西瓦廠二所其間若趙翰林某徐議部某王太僕某習脩撰某魏給舍某咸昕夕切劘善類以興是秋奉欽差往河南周府掌行南陵王祭禮周府贈送金帛君移文長史司返之歸省康夫人會兄太守喪亟草疏乞養而康夫人竟不可君不得已留妻子侍養獨身復命在道途覩見民隱國是心不自已乃著

為十二議擬陳而諸公以時忌格不上其閒若處宗室酌久任明教學定驛規鑒祖訓博舉薦皆鑿鑿中當時事務庚午復命適纂修世皇實錄充收掌官日食大官𥁞例賚獲與慶成宴是冬欽依實授中書舍人復賜白金十兩紵表裏各一迄辛未以篆書潞王冊寶及禮成又冊封妃獻俘禮成先後𥁞賚凡四白金表裏各若干已而又充纂修玉牒官元相李公以故舊賓禮咨訪掄才必之君凡李公所為毗主薦賢君與有力而世亦莫

得知之是時中外爭議陽明從祀事君草一疏其畧曰守仁以致良知立教其旨在慎好惡之獨知以端治平之本遵皇極蕩平之道以承精一執中之傳識者謂君于陽明能識其大者又草乞養疏俱格不上會徐州洪與治河相涉需才尤急東銓者遂擢君工部都水司主事又便君迎養壬申涖洪有議開泇河者輔臣托爲訪驗君躬履與參復書寢議獨陳疏河事凡五條一曰審泛原二曰預泛備三曰嚴疏濬四曰堅堤築五曰專責

任葢意在疏濬不必開鑿朝省以為確論先是河淤徐沛運塞貯斷朝命鎮山朱公兩溪萬公相繼督理而君分理其間乃疾馳沿河下上數百里起境山至梁山窖視講求預條規畫明若觀火備陳二公遂創築兩岸河堤北岸梁山壩至李家庄而竟南岸自清涼寺下起至大港埇關家口而竟加築計萬丈餘君咸躬督一旦屹屹並峙黄河始復歸東君又為四議一言守堤當如守邊定為限期各夫役許挈家從事二言夫役既有信地

每三里合建一舖四舖置一老人為督聽各夫耕牧如
河南泰黃堤景象三言植柳四言復淺溜夫額銀設淺
溜夫若干助挽朱萬二公韙其議行之已而茶城口及
溜溝為洄流淤塞胡家庄二里泥淤旋挑旋塞遂稱積
患君舟居野坐風飡雨廵鳩工集材造為束水活木壩
兩岸對峙用木樁維繫空其中與閘口等置木簸箕分
布夫役扒撈沙泥又編板障其空稍令水積輙起淺之
時積時淺泥則隨溜水徑去每進半里許成一活木壩

如前法始一日僅過二十艘萬公虞焉得君是策即數十里河溝如常越日遂過百三十艘三數日間艘盡行萬公手札慶曰奇哉遂下活木壩木簸箕式于張秋濟寧至今為成法焉自昔運艘禁越幫君獨于河澗處許其後先競勸而行愈疾萬公益喜以為運務未有若是速也工竣遂薦君智可觸機才堪御衆官舍不治而棲遲草莽之中舟楫為家而出入版築之地奉旨紀録叙用賚銀十兩徐洪舊立鈔關後移呂梁分司主之君至

適船戶告非便朱萬二公劄行勘議復其舊制乃又為八議呈二公大要欲薄征為先其省役平稱防奸剔蠹咸周且當二公遂請諸朝輙著為令甲云君始用文學起家至臨政處艱大而石畫精智度越常人遊刃有餘地又憫恤人情省斥常費履任不半朞而忠猷濊澤裨益上下者厚矣朱萬二公稱曰豪傑之才譬若太阿斷蛟劄玉隨投隨效衆咸曰然君初承康夫人迎養之命以漕事少佇事甫竣不虞康夫人訃音至自家君以不

得親訣益恨痛號擗仆而絶者凡幾徐之士民日數百人排闥號呼若失慈母相與採石樹碑志思君閘力阻而百餘人者送至下邳乃止已援例陳乞郵典上命有司給役成壙諭祭並文莊公既歸侍柩罔閒晝夜至大祥後始暫出近地會友有答或人書引文莊公語曰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太過不及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又曰卜葬之暇不可廢朋友講習此與忘哀營私者不同今朞之會亦求免缺失已耳非敢

違禮也甲戌八月偕予聮過青原會四方同志君以中
秋時祭先返感發遂著學箴其畧曰學之不講孔子是
憂厥講伊何義從德脩惟此從義匪事外求義由心集
心憮日休閑過自外改悉由中何者為主良知是宗是
知本明雖愚不昧果能志脩道以志會志之不立雖知
弗行如就深塹迷復自阬志堅且一知烱孰奪如日天
中萬境盡豁又曰認識為悟翳蔽真知執識為真謂悟
乃悞出以應物中和乖忤不答其非乃謂未熟又作在

田精舍記以見志讀者知君之晚修篤矣自是與予相期偕隱為終焉計予方懈不已詎曰聮舫白下合襟青原固即與君為長别之地永訣之期矣予安能不痛哉君天性孝友家範彌敦事仲父太僕如事公公直廬恩廕舍其子以遜仲父比兩從弟逝奉侍尤謹雖雨夜仲父未歸必伺歸乃寢兄太守諱餘慶性寡嚴峻事之彌愨家希悉兄主雖婚嫁需一請諸兄終其身無違顔色兄入仕餘十年君家居侍養惟務悦親康太夫人寡念

外家君竭力維植之其教從子弟不殊已子曁族戚故人子弟恩意靡不周洽歐陽氏族寖蕃君申飭先訓陳告郡邑遵行到今下逮臧獲咸有約誡生平豈弟温恭無貴賤智愚遇之皆出悃愊雖寒畯下士叩之無不款曲當亢迫意氣藹然又豁如也嗟乎行誼見諸孝友學問敷之政治上不忝乎先德下有濟于斯人若君揆諸古人可多覯耶君得年方五十八初娶灌塘尹氏生子二即宗符宗翰俱太學生世其家學繼寧村蕭氏皆贈

安人又繼萬安蘇溪郭氏宗符娶夏潭胡氏宗翰娶萬安橫塘張氏女二適南富京衛經歷王良鴻序班王良懷孫之京之畿之衡之同君自𦘕著作詩文頗富晚得代制草統凡若干卷予與君分友也而誼切昆弟逝時予哭之以辭曰胡浩浩之回遹仇吾徒之特酷厝萬毒以緼隆莽一朝而隕禍肆之子之遢遺若駒迅而飆促方掎角于脩途補朿隅於榆陽將朝鬧而夕死庶不赧夫子之門墻念尺書之予臨展宿墨之猶瑩何虞子之

捨我曾不留信宿風馭之停乃一語之未訣雖千號其孰聆奮百身以從之亦安能返子于幽駢嗟乎辭不足以雪悲也乃幸狀君狀不足則幸有中丞吉水曾公太僕萬安蕭公為銘而少司馬南昌萬公為表足傳云

先母周太安人行狀

先太安人周氏生十二歲失母胡而最末弟絕乳食太安人日含涕襁哺乞乳隣媪得活閭內嘆曰是何其天慈篤也父樵峰翁山伯兄某素仗氣槩矜門戶私相愉

曰吾家良娣不知當興誰氏已而先太父譙齋先生㚷來則又私相愉曰自吾祖父見其家筆耕者幾世矣其後必有興允好良宜太安人年十八歸先刑部目擊窶迫慨曰若是將尊章曷以堪不月間盡脫其釵釧供晨夕譙齋先生承司訓府君家學言動一準諸禮閫左右嚴事之姑蔡孺人端靜有母儀太安人為少婦能閑内則蠲賔祭當尊章意既三年太安人初庢子即不肖直也譙齋先生喜走筆書七言絶句詩報樵峰翁致期許

語或言其過翁奮然曰吾女卜肩當大渠門詎謂過耶久之先刑部補邑庠弟子員贄幣出太安人紡車先刑部學陽明先生之學絲髮不妄取以故家益落歲時多逺館然節縮操晝蒿目劌心俾翁夫鮮内顧之虞太安人力也歲戊子譙翁先生猝中風竟卒先刑部館雩陽太安人治喪凡祔身物皆竭已查力辦一一出手製族人有感嘆至泣下者尋先刑部病癱旋抱瘵太安人方病痁閲半朞矣時家止一媮一僮耄且羸太安人獨力

病躬藥膳至眩伏煬側氣奄奄弗支人莫之知也比先刑部捐棄哀毁瀕絶者再亡何伯大父繼逝短後太安人曰是吾舅之伯也其辦治如舅喪于時太安人年才三十有七撫不肖直携二幼子偶偶伶伶朝炊不夕謀會遘多難而奉姑彌殷常時作姑饍已惟嘗其餘相得歡若母女鄉族稱孝敬婦無疏戚必曰周氏然貞烈氣類偉丈夫有責逋者雖千百獰暴迄未肯下時時訓飭不肖等曰若等乏世産絶資斧吾止護遺書貽若等耳

若知所自振乎又曰若等知先世行誼瞿瞿乎已而聞

不肖直從歐羅二先生學曰是女父從事也則色喜又

見交游中深分有歐陽文朝王尚涵魯思健思極王有

訓此六七君咸吉士也而六七君或時見母母輒又色

喜癸卯春忽語不肖直曰吾夜夢九人欻從地騰起昇

空其末女也女必勉之是秋直領鄉書名次九太安人

曰數定矣輒又喜踰年太母病太安人侍寢卧起必躬

持藥食必手上既終哭擗不忍聞不肖直既三上春官

不第乃仰禄得教句曲奉抵衙舍才歲聞隣封倭警思歸如命歸焉又踰年直成進士而太安人適六十設帨報至喜滋三年不肖直以刑曹滿考蒙馳典父贈刑部雲南司員外郎母封太安人會時宰見謂不肖直左右言者輒出為湖廣臬僉因得取道奉迎抵分司寓朗州太安人居衙日以慎刑恤艱誡詔不置口二年遷蜀藩請偕太安人曰楚可矣蜀險未可亟敕行既涖蜀駐雅黎尋督蜀學遘病時思太安人絶耗遂告歸見太安人

色雖煦而心弗可不肖直察太安人之弗可也又三年
承命起畎畝復督楚學廼奉抵楚居臬司又日以寛教
無枉才誠詔若臬僉時二年參政西粤請偕太安人復
曰楚可矣粤瘴未可赦行益厲時已覩太安人足抱濕
間疼行猶豫懟曰吾健飯無他恙女惡可留行不肖直
勉聽赴西粤二年轉東粤總憲以覲行過家見太安人
足未瘳因自上章乞養蒙可太安人徐曰可矣可矣自
癸酉歷丙子凡四年太安人雖難履間伏枕饌飲猶自

適歲時諸孫詵詵羣從子姓舉觴緅娓娓于于談往罄歡丙子季春之十三日太安人春秋八十于時辱郡邑大夫諸名貴暨閭左右族戚遠迩朝賢致緋綺髓滫介祝名言為之充家太安人一一訊玩曰吾何脩以堪之戒將命者無輕失容戒雍人倫膚酒人優尊司庖者無以草惡享從戒諸孫咸知敬承又憮然語子婦曰惜女父未逮也是歲終忽思還故居相去二里許留月頃若與諸婦决仍復新第丁丑正月疾作稍失聲稍愈再越

月病泄夜數起泄止却穀食五日悉飲湯又五日飲水
二月念六命取服飾散諸孫婦逮僮婦念八起坐訓飭
諸孫悉孝敬語持季之孤屬不肖直曰女當殖其學蓋
季卒先十年矣至申刻却水長逝距其生弘治丁巳得
年八十有一嗚呼痛哉天乎乃不殞予乃殞予聖善母
耶于時又辱臺司郡邑大夫諸名貴暨閭左右族戚遠
迨朝賢咸致奠詞絡繹如壽誕時而太安人無聞矣嗚
呼痛可道哉太安人雖久居床笫然閫外事靡不洞曉

病革神明不少憒子婦溺泣曰生死固有時吾時且未至何遽悲耶識度豁朗若無町畦方已還聞人還輙傾所有絶甘分少恨不出咽下食故其歿自妯娌子姓下逮臧獲哭也有泚思也有憾其感深矣性故喜儉雖貴且耄不易而最恬于殖利常戒曰吾家免貸于人足矣假有貸人無逐時多科子錢也雖季之孤素絶愛亦不令近利四方朋來訊所繇餙曰彼非利也無弛供饋平時雖聽召醫而不恍藥雖信鬼神而不瀆禱雖朔望蔬

食而不倭佛凡太安人大節類此其生平茹荼甘蘗細
行斤斤蓋靡得名狀焉周之先自潭州來吾吉徙令漆
田為右族里中周胡二姓世好埒陳雷子三直仕至廣
東按察司按察使娶聯科里蕭氏諒庠生娶北門郭氏
繼蕭氏戴氏問娶髙坪郭氏孫男四順庠生娶西門張
氏顒娶唐福黄氏顴娶江口陳氏繼曲山蕭氏顯娶琅
瑚趙氏繼槎富張氏孫女四長嫁梁其次郭隆沛次陳
秉鏜次康宗軒曽孫三士綏士統士紀乃者卜兆得邑

東鄭家園牛闌岡面虎之原卜日得是年之四月十六

奉畢大事顧自悲鹵于養又涼於顯如母之沉脩何世

有元夫作者操三不朽將徼一言托諸世世廼含血摭

述大較如石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四